

芳华轩

深宫天下

女主沉浮

衔玥 著

東方出版社

深宮天下

女主沉浮

衛珮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宫天下：女主沉浮/衞玥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60-3503-3

I. 深… II. 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2568 号

深宫天下：女主沉浮

SHENGONG TIANXIA : NVZHU CHENFU

衞玥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http://www.peoplepress.net>

香河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391 千字

ISBN 978-7-5060-3503-3 定价：23.8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深宫天下

女主沉浮



目 录

楔子	1
卷一 悠悠往事长	5
一 国破人亡山河碎	7
二 落难之际遇贵人	10
三 有缘无分斩情丝	15
四 长安城中结挚友	25
五 斯斯书生绣良人	33
六 钟琇并非池中物	41
七 痛下决心入深宫	51
卷二 深深宫闱墙	57
八 故人重逢今非昨	59
九 麟德设宴琴箫鸣	65
十 宫闱幽深心难测	71
十一 为获君信使计谋	79
十二 皇帝悄然动真心	89
十三 情仇爱怨难分解	100
十四 几经波折终定情	118

卷三 高处不胜寒	133
十五 龙凤呈祥良宵情	135
十六 得封妃子步为营	141
十七 大明宫中心机重	155
十八 连环杀人多可疑	168
十九 出宫之旅收获丰	179
二十 明争暗斗无间断	194
二一 故人竟会再相逢	211
二二 后妃为奸设计谋	226
二三 是生是死痛悲切	236
卷四 十年人茫茫	257
二四 十年生死两茫茫	259
二五 帝王苦楚谁人知	274
二六 聚散浮萍两依依	281
二七 痛定思痛梦伤人	296
二八 宫中竟有男儿身	313
二九 出奇制胜定后宫	335
卷五 无处话凄凉	353
三十 女主沉浮倾天下	355
结局	377
后记	381

楔子

纷繁的秋叶，静静飘洒在偌大的庭院中，如天女散花，零散而缤纷。恰如人的思绪，带着秋的忧伤，叶的离愁，一片一片飘落，终于停留在华丽的梦境中。

院子里那棵参天的老槐树下，一名女子驻足仰望。她梳着斜高髻，不戴任何钗饰，白色的披肩，铁锈红的宽腰官服，一直系到腋下。秋风轻扫而过，卷起地上飘落的树叶，拂动着她及地的裙摆以及纯白透明的披肩。

她叫雷云，不过是这深宫内院中一名普普通通的宫女，没有出众的相貌，或许一辈子就这样，将大把的青春交付于高高的宫墙。只是，她仿佛又不是普通的宫女，她的眼睛是那么的纯净明亮，像是一弯泉眼，可以洞悉这世间的一切。

黄叶仍然飘落，她以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叹口气，似乎在感叹秋天的衰败，又似乎在感叹人世的薄凉。她转身走进房间，过了一会又出来，手里多了一把笄帚，轻扫起落叶来。

紫云阁正厅的房门忽然咯吱一声打开了，走出了一名身着淡紫色高腰莲蓬百褶裙的女子，肩上披着七彩的绸带，头发梳成同心髻，脑后插两朵盛开的牡丹花。她长相美丽，眉间用朱砂点一粒红痣，艳丽中又带着清秀。

雷云见她出来，轻轻施礼，问道：“才人可有什么吩咐？”

这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的女子姓潘，是皇帝前两个月刚封的才人，雷云也是上个月刚进的宫。与雷云一同进宫的还有另一名宫女蓓奴，也被分到了紫云阁。



潘才人手中拿着厚厚的一摞纸，表情颇为烦恼。

雷云停下扫地，来到潘才人跟前又施礼问道：“才人，您怎么了？”

潘才人把那一摞厚厚的纸交到雷云手中，说道：“这是皇后娘娘罚我抄的一百遍《女则》，云儿，你帮我送给皇后娘娘吧！”

雷云眉端轻蹙，说道：“才人，不是雷云不愿去。而是，雷云觉得，小主应当亲自前去送给皇后娘娘，否则，皇后娘娘一定又不高兴。”

“我当然知道皇后会不高兴，可我就是不想见到她嘛！每次见她，她都是凶巴巴的。云儿，拜托你去送给她了，你那么会说话，只要说上两句，皇后就不会再生我的气了。”

“才人，雷云毕竟是个丫头！”

潘才人赶紧拍拍雷云的手背，笑嘻嘻地说道：“我不把你当丫头，关起门来咱们就是好姐妹。我知道云儿最好了，肯定不忍心我跪在皇后面前半个时辰听她乱七八糟教训一通。”

雷云无奈地抿嘴一笑，说道：“千万不能让别人听到这话。”

潘才人知道雷云愿意替她把《女则》送到皇后手里，顿时高兴得眉开眼笑，一个劲地拍雷云的脸蛋，一边拍，一边说道：“你真乖！云儿，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好了，你替我去送，我睡觉去了。”说完，潘才人立刻转身回屋，冲雷云笑了一笑，便把门关上了。

雷云看看手中那一百遍《女则》，长嘘一口气，昨天夜里，这一百遍《女则》差点没把她给抄死。没错，这《女则》不是潘才人抄的。昨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潘才人正在床上呼呼大睡，雷云一个人点着油灯，伏在案桌上一遍又一遍地抄着《女则》，直到今天早上辰时，她才把这一百遍抄完了，累得差点爬不起来。

雷云不优雅地打了个呵欠，本来想扫完地去补个觉，现在看来又没命睡觉了。雷云放好扫帚，拿着这一百遍《女则》往外走。走到紫云阁回廊圆拱门处，迎面碰见一个人。此人正是与雷云一起进宫的另一名丫头蓓奴。

蓓奴身上的穿着打扮和雷云一模一样，连发式也是一模一样的。蓓奴也是个长相平凡的女子。见到雷云，蓓奴愣了一下，随即低声道：“小姐，你要去哪？”

雷云闻言，微微蹙了蹙眉，说道：“蓓奴，咱们不是说好了，进宫以后你就不再喊我小姐的吗？”

“蓓奴习惯了，一时改不了。”蓓奴冲她眨眨眼睛。

雷云好笑地睨着她，忽然幽幽地叹口气，道：“已经进宫一个月了，皇帝居然都不曾来临幸潘才人。我们连赫连恒君的面都没见到，这样下去，大计时能成啊？”

“小姐，我知道你心中难过。都怪蓓奴和宇文岚没本事，刺杀赫连恒君两次也没成功。”

雷云赶紧捂住她的嘴，四下张望了一番，确定没有人时，才敢松开她。雷云口气不悦地道：“蓓奴，现在不比从前了，我们现在身处于卫国皇宫之中，说话做事都要非常小心。要知道赫连恒君现在已经是卫国的皇帝了，你刚才那话被人听到，我们两个必死无疑。”

“我知道的，小姐！你就放心吧！”

“我真拿你没办法，不知道宇文大哥现在在宫外还好不好。”

蓓奴嗤了一声，道：“他那个猪头，哪有不好的？”

雷云笑笑，蓓奴和宇文岚的脾气一向是水火不容的，可蓓奴嘴上虽然这么说，她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蓓奴喜欢宇文岚，可是宇文岚却喜欢自己，这令雷云颇为无奈。

“哦，我不和你说了。潘才人交待我把这一百遍《女则》送给皇后，不能耽误了。”雷云向蓓奴告别。

“这潘才人真是的，什么都使唤小姐你去做。”

“咱们现在是给人当奴才，不比从前。人家是做主子的，使唤我去做，我还能不去么？”

蓓奴也明白这个道理，可小姐一直以来都是金枝玉叶，没做过什么粗活。现在却要被别人使唤过来，使唤过去，她心里怎么说还是看不过去，会为小姐鸣不平。

“好啦！你也别闷闷不乐了，我先去了。”雷云朝蓓奴挥挥手，转身拐出了紫云阁。

紫云阁建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面，皇后居所延英殿建在太液池南面。雷云拿着厚厚的一摞《女则》走在太液池畔，温暖的微风从湖面上吹来。太液池中有三山，蓬莱、方丈、瀛洲三岛由南至北一线相连，使得宫人可从太液池北面横贯湖心来到南面。雷云踏上湖心长廊，先上瀛洲岛，再到方丈岛，最后到达蓬莱岛。

雷云刚上蓬莱岛，立刻就发现前方一行二三十人向她走来，为首之人赫然就是进宫一个月从未谋面的卫国皇帝赫连恒君。只见赫连恒君身着一袭明

深宫天下^{楔子}

女主沉浮



黄蟠龙绛纱袍，头戴白玉远游冠，配与玉簪以固定，腰系二丈九尺九寸四色黄赤绶，并挂一支黄丝穗浮龙白玉。赫连恒君今年不过而立之年，其泰山崩于面前而不变色的稳重气度堪比六十岁的老者，加上自身浑然天成的王者气势，配以俊美挺拔的外形，着实令人移不开眼。为了得到他的宠幸，后宫中的女子个个使尽浑身解数，明争暗斗。只可惜，赫连恒君并不偏宠于谁，就连后宫里最有权势的袁皇后和苏贵妃也一样。

赫连恒君的身后跟着数十名朝中的文武官员，其后还有十几名宫女太监。

雷云远远地打算避开，忽然瞧见赫连恒君转身对身后的人说了几句，从赫连恒君的身后便走出一名年轻的男子。他身着深紫长袍，玉簪从发髻中穿出，一根深色玉带固定在发髻上，飘飘直至背部。他腰间用红色丝穗挂着一块上等的和阗白玉，手执一把镶金折扇。他样貌俊美，挺拔的鼻子如山峰一般高耸，眼睛宛如一泓深潭，令人不知不觉深陷其中。即使站在气质非凡的赫连恒君面前，他也丝毫不显逊色。

雷云呆呆地看着此人，一时间，记忆的潮水涌向她的心中……

A decorative graphic featuring a butterfly on the left, a stylized vine with leaves and flowers in the center, and the text '卷一' to the right.

卷一
悠悠往事长——

一 国破人亡山河碎

那是个清冷的夜，天上没有月亮，星星烁烁闪耀在遥远的夜空。本该是安静祥和的扬州城，却在卫国大军攻破城门后，燃起了熊熊烈火。

在那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面，往日歌舞升平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宫女们散乱奔跑的尖叫，以及侍卫们丢盔弃甲的呼喊。太和殿里，皇帝和皇后脸色苍白地并肩坐在一起，下面跪着他们的一双儿女。儿子长得英俊不凡，女儿更是貌美绝伦。可是此时此刻，这一家四口却只能泪眼相向了。一群宫娥妃嫔跌坐在一旁，掩面而泣。

大门破开，一名太监冲进来，失声大叫：“皇上，骠骑大将军已经阵亡。卫国大军现在就快杀进皇宫来了，皇上赶紧逃命吧！”

话音刚落，宫娥妃嫔们顿时痛哭尖叫起来。皇帝拍案而起，厉声说道：“都给朕安静！谁要是敢再叫一声，朕立刻砍下他的脑袋。”宫娥妃嫔立刻吓得瑟瑟发抖，胆怯地缩了回去。皇帝无力地挥了挥手，道：“你们都退下吧！传令下去，打开宫门，朕向卫国投降。”

太子和公主立刻失声喊道：“父皇，不可投降！儿臣愿死不愿降！”

“都城已破，朕也别无他法啊！要保住这皇宫里几百号人的性命，就只能投降了。倘若不降，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啊！皇后，你同我去面见卫国太子吧！”

皇后站起身来点点头，满脸泪水。

皇帝转过身，对那名一直没有说话的侍卫说：“宇文岚，我素知你对涟儿有意。如果卫国不肯放过朕一家四口，你就带着涟儿，逃出扬州城吧！只要你能待她好，朕和皇后在九泉之下也就能安心了。”

“父皇，儿臣不走，儿臣要与您和母后共同进退。”公主立刻大声疾呼。

太子拉住公主的手，严厉地道：“妹妹，我在战场上杀死了赫连恒君的弟弟，他见过我的面，一定不会放过我的。父王和母后是姜国的皇帝皇后，卫国也定杀不赦。我们云家就只剩下你了。你要记住，为了大局着想，千万不可感情用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快快随宇文岚离开皇宫！”



“不！我不走，我不走！”云涟哭喊着抱住皇后的腿。

“蓓奴！蓓熙！”皇帝喊道。

“奴婢在。”一对容貌和身段均相似的宫女从云涟身后站了出来。

“你姐妹二人与公主从小一块长大。朕对不起你们，你二人当中，谁愿顶替公主赴死？”

蓓奴蓓熙两人双双跪下，慷慨激昂道：“奴婢愿为公主赴死，请皇上成全。”

“你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呀！”云涟跌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她们。

蓓熙缓缓地说：“公主，你待我二人情同姐妹。姜国弥留之际，蓓熙愿替公主一死！蓓奴，你从前在终南山学过武艺，日后必能为公主帮上大忙。”

皇帝也道：“不错，蓓熙此言有理。蓓奴，你就留在公主身边吧！蓓熙，只能委屈你了。”

“蓓熙能替公主赴死，是蓓熙几世修来的福气。”蓓熙含着泪露出一个笑容。

皇后拥住云涟的肩膀，一边哭，一边说：“我苦命的孩子啊！答应娘，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啊！”

皇帝更是老泪纵横，可就算是舍不得，也必须硬着心肠说：“事不宜迟，蓓熙你快快换上公主的衣裳，随朕和皇后去见卫国的太子！涟儿，你速速与宇文岚和蓓奴离开皇宫。他二人武功甚好，定能保全你的。”

云涟大哭：“爹！娘！孩儿舍不得你们，舍不得你们呀！”

皇帝愤怒地道：“还哭什么！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宇文岚，朕命你立即带公主离开！”

“是！”宇文岚上前想拉开云涟。

云涟仍然抱住皇后死不放手，哭喊着：“我不走！我不走！”

皇帝一掌击在云涟的后颈处，云涟嘤咛一声，身体立即软了下来。皇帝把云涟交到宇文岚手里，郑重地说：“你是我最倚重的一名侍卫，公主今后的安危，就全都交给你和蓓奴了。”

“宇文岚定不负圣命！”宇文岚抱起云涟，跪了下去。

今夜的扬州城，比起往常，确实要壮观许多。卫国大军手里的火把，星星点点，汇成一片火海，如暴风席卷般，毫不留情地向皇城扑来。

宇文岚和蓓奴，望着这一片火光融融的景色，心中无限凄凉，姜国终究还是完了。二人在心里默默哀叹一声，起身一跃，一同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

中。

三日之后，在扬州城东边的刑场上，骏马奔驰，尘土飞扬，鼓声震天，羌笛吹响。

卫国太子赫连恒君，身穿着蓝色金绣长袍，头戴乌纱金丝远游冠，腰佩银光浮龙宝剑，威风凛凛器宇轩昂地高坐在监斩席上。在他之下，姜国的皇帝皇后以及太子公主被绑在木桩上，披头散发形容憔悴，再也不复从前的贵族风采。

刑场四周围满了扬州城的老百姓，云涟宇文岚和蓓奴三人已经乔装打扮，混在人群当中。为了掩盖云涟惊为天人的容貌，她还特地在脸上涂了药水，把皮肤弄得漆黑。云涟看着被绑在木桩上的家人，心急如焚。

烈日当头，炎热的太阳烤得里面发烫，显然午时已到。赫连恒君扔出斩首令，只见四匹快马一齐冲向木桩，马背上的将士手中拿着长长的矛戟，霎那间就将矛头刺进了四人的心脏。

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定格，姜国皇帝和皇后的头渐渐垂了下来，只有太子的头还高昂着，眼睛死死地瞪着监斩席上的赫连恒君。

云涟浑身发抖地看着一切，她整个人被按在了宇文岚的怀中，双目瞪到最大，嘴巴被紧紧地捂了起来。三个至亲至爱的人，在一瞬间撒手离去，她心中是那么悲愤伤心，又是那么凄凉无力。云涟忽然心头一紧，呕出一口鲜血，顿时不省人事。

宇文岚着急地呼唤两声：“小姐，小姐？”

云涟毫无回应，呕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大片衣襟。宇文岚只得打横抱起云涟，与蓓奴迅速离开刑场。



二 落难之际遇贵人

在扬州城北郊的山林里，有一间破旧的小屋，云涟三人就暂时安顿在这里。自从那天在刑场看到爹娘被杀之后，云涟神情就一直恍恍惚惚的。时而唱起雷皇后在她幼时为她唱的歌谣，时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蓓奴忧心忡忡地看着云涟，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云涟端坐在床上，一边唱着儿歌，一边把玩着小布娃娃。宇文岚站在一旁，愁眉苦脸的样子。

蓓奴吩咐宇文岚外出打猎卖些银两来给云涟买药，自己哄着云涟睡着了，便出去捡柴烧饭。原本已经躺下的云涟忽然又从床上爬了起来，两行清泪就这么毫无预警地淌了下来。她伸手一摸，冰凉冰凉的一片。恍恍惚惚之中，她走出房间，走进了茂密的树林，嘴里一直细细地喊着：“娘，娘……”

蓓奴从外拾柴回来，正准备做晚饭，推开门一看，人去房空。蓓奴顿时大惊失色，急忙冲到扬州城里找寻宇文岚。

云涟正在漫无目的地走着，嘴里一直喃喃着娘，忽然天空几声雷响，豆大的雨滴哗啦啦就这么砸了下来。乌云把天压得很低，树林里顿时漆黑一片。

云涟“哎呀”一声，大哭起来，抱着头在树林里乱跑乱转。她脸上的药水被雨水冲刷干净，露出绝世美丽的容颜，只可惜发髻全都松散下来，裙子也被树枝划破，成了个落汤鸡美人。

她边跑边哭，树林里横七竖八全是落下的枝条。云涟一不小心被树枝绊倒，整个人顿时扑倒在水滩里，脸上身上全是泥水，双手掌心更是被细小树枝刺入，鲜血直流。

雨水还在不停地冲打着她的身躯，虽然是夏季的傍晚，她也感到寒冷了。本是姜国的金枝玉叶，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又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兄长被杀，心中万般委屈，终于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不知哭了多久，她感到自己身体的力气在一点点地抽走，意识在离自己远去，渐渐地，她合上了眼睛。

夏季骤降的雨，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天气又放晴了，夕阳射进林子里，照在被雨打湿的树叶上，泛着点点金光。

一队刚刚避过雨的商人在树林间穿行，为首的是一名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的年轻男子，二十一二的年纪，身着深蓝镶边锦袍，腰上用红色丝穗挂着一

块上等的白玉，手上一把镶金折扇，看得出家境必定非同一般。这名男子身后的几名男人虽然担着物品，但腰间均佩有长剑，也绝非一般的商人。

那几人在数丈之外看见倒在泥塘里的云涟，赶忙停下脚步。

“那是谁？”为首的年轻男子问其他人。

穿棕色衣服的老人答道：“公子，正事要紧，扬州城打了那么多天的仗，早已没有什么粮草。那可能是个乞丐，饿死在树林子里了。”

那年轻公子又问另一位穿紫色衣服的老人：“郭政，你说那人是谁。”

名唤郭政的老人道：“那是个等待帮助的人。”

“哦？此话怎讲？”

郭政答道：“若那是个死人，则需要别人将他安葬；若那是个活人，则必定是因为疾病或饥饿晕倒在那，更需要别人去帮助他。”

“嗯，郭公言之有理，可是我们有无必要去帮助那样一个人呢？”

郭政呵呵一笑，只说了四个字：“仁者为王。”

这年轻公子正是吴国的三皇子景习慕，因为姜国被卫国灭了，他们一行人就特地化妆成商人到姜国的京师扬州来探查民情。

景习慕哈哈大笑，并吩咐身后两名魁梧的大汉：“李达，杨万，去把那人抬过来吧！”

两名大汉走过去把云涟小心翼翼地抬了过来。景习慕蹲下身，把云涟的头发撩开一看，顿时惊得跳了起来。

郭政不知所以然，伏身一看，同样吓了一跳。不过，到底姜还是老的辣，郭政初见云涟容貌时虽然惊为天人，但随即又冷静下来，马上对景习慕道：“如此貌若天仙的一名女子，怎会独自躺在荒郊野外？这其中恐怕不简单。”

景习慕虽然初见云涟时简直大受惊吓，但过了一会之后，便又蹲下身子细细地看着云涟的脸庞，不可思议地道：“啧啧，这世间竟有如此美貌的女子。”

郭政担忧地道：“公子，谨防有诈！”

景习慕捏捏云涟的手臂，又摸摸她的额头，对郭政道：“她没有武功，而且正在发烧。”

“可、可是，臣还是担心……”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是一个弱女子病倒了。”景习慕站起身拍拍郭政的肩膀说。

刚才那名穿棕色衣服的老人又开口了：“公子，红颜祸水，容臣忠言逆耳，此等容貌的女子，就算不是奸细，只怕也是个祸害。”



景习慕道：“胡平呐，本王可是敬你为师啊！古人总说红颜误国，殊不知其实这些都是那些失败之人的推卸之词，漂亮的女人天生丽质，她有什么错呢？”

胡平依然有些不死心，郭政却拉住他悄悄说：“公子已对那女子动心，必定是要救她的。公子性格偏执，若强谏，他定不听，反倒是疏远了你我。不如等那女子醒来，听听她怎么说，再来商量对策。”

胡平想想，这才点了点头说：“也罢！还是郭公想得长远。”

于是，云涟被景习慕带进了扬州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家客栈安顿下来。这客栈本就没有客人，景习慕为了不让他人惊扰，交给店主一锭银子就算把客栈包下来。

景习慕的属下跑遍整个扬州城，终于找到一位老大夫来为云涟看病。在为云涟把脉过后，老大夫捋捋胡须，说道：“这位夫人前段时间精神上受了刺激，现在又得了风寒，恐怕得多调养一段时间了。老夫开两副药，一副是帮夫人祛除风寒，一副是给夫人疗养精神，前后隔一个时辰服用，早晚各一次。不过，老夫店里已经没什么药材了，几位还得到别处去找药材。”

“谢谢大夫！”郭政一面道谢，一面把老大夫送走了。

“夫人？呵呵。”景习慕坐在床边一面笑，一面回想那大夫说的话。他二十二岁不是没有娶妻，只是自从三年前正室病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立过正室，姬妾倒有几个，都是一时头脑发热娶回来的，没有一个真正令他心动的。

从外返回的郭政一听，顿时了然景习慕有立这名女子为正室的想法，吓得冷汗直冒。

三天后，云涟醒了过来，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得房间里亮堂堂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名女子站在花丛中开怀地笑，缤纷的花朵在她四周灿烂地向着朝阳盛开，女子的右手执一把圆扇，左手正要伸手去摘一朵牡丹花。

云涟很是奇怪，是谁把她带到这里来的？又是谁画了她的像？蓓奴不会画画，宇文岚就更不会了。她只记得那天在刑场看到家人被刺死，事后发生了什么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她轻轻地走下床，仔细地打量着墙上的那幅画，能将她惟妙惟肖地表现在画纸上，除了画功了得之外，还必须有颗柔软细腻的心。云涟对这作画之人莫名产生了好感。

可是，她现在不安的是谁把她带来了这里，他们三人没有钱，一直是住